

文学研究

诗歌翻译的三维审视 ——李恒基译《湖》评析

冯光荣

(四川外语学院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摘要:形式、内容和风格的高度统一是诗歌价值的主要评判维度。李恒基先生所译《湖》再现了原诗的风貌,生动地表现出了《湖》的意境和情趣,实现了诗歌形式、内容和风格的统一。然而,李译也存在形式上韵律不足、个别内容错误以及表达上的欠准确等等问题。

关键词:形式;内容;风格;《湖》;评析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3-0061-04

A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Poetic Translation ——Critique of *Lake* Translated by Li Hengji

FENG Guang-ro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form, contents and style of the famous poem *Lake* translated by Mr. Li Hengji, this paper appreciates the merits of this tran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is author's personal views of some of the problems which deserve to be studied in the text.

Key words: form; contents; style; *Lake*; critique

诗歌是形式、内容和风格的统一体,因此诗歌的翻译质量也可以从这三方面审视。拉马丁1820年3月13日发表的诗集《沉思集》,被视为法国浪漫派诗歌的开山之作,《沉思集》中的《湖》^[1]则被誉为法国浪漫派诗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湖》在我国已有若干译本,异彩纷呈,各有千秋。李恒基先生的译文^[2](以下简称李译),形式、内容和风格兼顾,传神达意,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甚多,愿与同行和读者共赏。

—

综观全文,李译力图再现原诗的风貌,展现原诗的意境和情趣,着力于形式、内容和风格的统一。

其一,形式。朱光潜先生说:“形式可以说就是诗的灵魂,做一首诗实在就是赋予一个形式与情趣。”^[3]“所谓‘形式’就是那话说出来的方式”^[3],对于诗歌而言就是诗的结构,包括诗段、诗句、节奏、韵律等。从形式上看,原诗共16段,每段皆为阴、阳相间(即AB-AB)的交叉韵,毫无例外。除第9、10两段的1、3行采用亚历山大体,即12音节,2、4行均为半行亚历山大体,即6个音节外,其余各段均是前3行用亚历山大体,末行用半行亚历山大体,明显具有法国古典主义诗歌形式的特征,被当时的法国评论界视为新古典主

义的产物。诗句错综排列,但对称工整,全诗有如行云流水,明丽柔美,节奏舒缓,旋律感极强,赏之韵味无穷。李译不仅照顾到原诗错落有致的排列形式,而且注重译文的节奏和韵律,尽量保持原诗的音乐美,译文韵味浓厚,读来脍炙人口。

其二,内容。诗歌的情趣和意境都寓于内容,内容是核心。“所谓‘内容’就是作品里面所说的话”^[3]从李译中可以看出,译者对原诗写作背景与原诗蕴涵的情趣和意境做过研究。《湖》一诗源于拉马丁和朱莉·夏尔的一段恋情。1816年10月,拉马丁在法国东南部萨瓦省布尔热湖东岸的埃克斯温泉城疗养,与一位漂亮的克里奥尔少妇邂逅。这位少妇名叫朱莉·夏尔,是法国第一位乘气球探空的著名物理学家夏尔·雅克的妻子,时患肺病,也在温泉城疗养。两人一见钟情,终日相守,仿佛新婚燕尔,在温泉城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临别时两人依依不舍,约定来年夏天在温泉城重聚。1817年8月,拉马丁来到他们初次相会的湖边苦苦等待,望穿秋水,终不见伊人到来(当时朱莉沉痾在身,卧床不起,已不能离开巴黎。拉马丁后来回到米利镇的父母家过圣诞节时得知朱莉已于12月18日在巴黎病逝)。拉马丁流连湖畔,愁思满

收稿日期:2005-01-12

作者简介:冯光荣(1945-),男,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其代表作有译著《雨果文集》第五卷(雨果遗诗集)、《内利冈诗歌全集》等。

怀,触景生情,决意赋诗一首来纪念他和朱莉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这便是《湖》的由来。^[4]

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故然不乏抒情诗歌,但多是借景抒情,或感慨岁月的流逝,或赞颂大自然的美丽来表达人生的乐趣。诗中的大自然不过是诗人描绘、歌颂、赞美的对象,是没有灵性的自然景物。而《湖》中,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突出一个“我”字,同时把大自然拟人化,湖光山色皆有灵性,成了诗人倾诉衷肠的对象,成了诗人爱情的见证。诗人将内心情感与湖光山色沟通,情景交融,突出了人与自然在感情上的共鸣,精神上的交流,进而将感情与幻觉相交织,使全诗充满一种神秘感,成为反映诗人精神境界的象征。诗人把爱情和人生比作航船,在抒发自我中表现出忧郁的情调和伤感的怀旧情绪,在怀旧中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把爱情、人生和哲理思考三者结合起来,着力于挖掘人的心灵。这就是原诗所蕴涵的情趣和意境。从全文看,译诗恰当地再现了原诗的情趣和意境。

能否再现原诗的风貌,展现原诗的情趣和意境,关键在“表达”。17世纪英国诗歌翻译家约翰·邓汉姆爵士说过:“翻译诗不单是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从一种语言里的诗译成另一种语言里的诗。”^[5]郭沫若等人也提倡“以诗译诗”。从李译可以看出,译者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在掌握原诗写作背景并领会原诗意境的基础上,灵活借用和移植我国古诗词语,较好地体现了原诗的意境和那种低回往复、情意缠绵的格调与韵味。在遣词造句方面,译者用词考究,译笔颇见功力。如第二段第一句中,原诗 *l'année à peine a fini sa carrière* 意为“一年几乎还没有过完”,十分平淡,毫无诗意。李译为“光阴荏苒,应是去年今日”与下句“如今湖山依旧,哪里有她的踪迹?”相呼应,既与原诗的写作背景吻合,道出了诗人的孤独、忧伤和对恋人的依恋之情,又令人联想到“多情自古伤离别……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的佳句。又如原诗第四段 *Un soir, t'en souvient-il ! nous voguions en silence ; On n'entendait au loin, sur l'onde et sous les cieux, Que le bruit des rameurs qui frappaient en cadence Tes flots harmonieux.* 若按字面译为“有天晚上,记得吗,我俩默默荡桨,远方,湖波之上,苍天之下,只听见桨儿有节奏地拍打你和谐的水波”,则只能看作是对原诗生硬的解释,既无诗味,也无意境。李译“记得吗?那天黄昏,我们潮上泛舟;远处天水相接,我俩相对无言,在一片沉寂中只有桨声轻柔,击打水波潋滟”(注:下划线部分为笔者所加)给读者展现出在浩瀚而寂静的布尔热湖面上,一对恋人在一叶轻舟上默默荡桨的画面;“水波潋滟”突出了湖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的动态美,更增添了译文的诗情画意。这幅诗中之画,自然会使人想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风光和西湖那些世代留传的爱情故事。可见李译意境深远,令人产生联想和共鸣。这一段还与第十四段末的译文遥相呼应:“愿甜蜜的回忆长留在这湖光山色之中”,使读者更能理解拉马丁与朱莉这对“才子佳人”在布尔热湖畔的恋情和诗人对这段恋情的眷念之情。再如,原文第十段末 *et nous passons !* 若直译为“而我们将过去!”则令人不知所云。李

译为“我们是百代过客”,把原文中的动词“经过”(passer)转译为名词“过客”,带上了时光流逝,人生苦短的感情色彩,既表明了诗人对自我和人生的一种理性认识,又揭示了诗人对现实人生的哲理性思考。诗人因此将诗集取名为《沉思集》。

拉马丁1849年在《湖》的评介中说:“优美的诗本身就有旋律”。他的诗歌以流畅明丽和音节和谐而闻名于世。《湖》的诗段和诗句衔接自然,节奏紧凑而流畅,其音乐美很有代表性。此外,“诗人有意采用小舌颤音的反复押韵,其中有 *our, oir, re, ere, ore, eur, ure, ir, ire*, 一共有10次之多。小舌发出柔和的颤音,起到如怨如诉的效果,极为和谐动听”。^[6]朱光潜先生说过:“诗的语言最重要的成分在声音节奏……声音节奏是情趣的直接的表现。”^[3]李译很注重音韵、节奏、排比和对仗,如“冥冥无尽”、“朝朝暮暮”、“字字句句”、“美景良辰”、“忧愁凄苦”、“沉默的岩石,阴郁的森林”、“山坡明媚,青松荫浓,岸石峥嵘”、“湖光山色”、“习习吹来,飘飘而去”,等等,读来朗朗上口,节奏鲜明,韵味浓厚,如实地再现了原诗的情趣和意境。如果把《法国近代名家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拉马丁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法国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等译著中的《湖》与李译相比较,读者也许会认为李译更有诗意。

其三,风格。本文仅涉及语言风格,不讨论法国自然科学家布封所说的“风格即人格”。拉马丁从不把写诗当作专门职业,他认为诗是感情充盈时的自然流露。他的诗,不独《湖》,不尚词藻,明晰易懂,绝无晦涩之处,语言风格以质朴、简洁著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不免粗野,而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显得虚浮。以此论《湖》,原诗既语言质朴,译诗便不可藻饰。但按照功能主义目的论的观点,译文应该让“接受者”接受,要“满足译文使用者的期望”。所以,要想保持“中庸”,既把握和再现拉马丁《湖》的语言风格,又让译文有“诗味”,使“译文使用者的期望得到满足”,确是一个令人煞费苦心的问题。总的说来,李译“文”与“质”的关系处理得当,除个别用词略嫌生僻(笔者将在下文讨论)外,语言简明易懂,既有文采,又不藻饰,毫无艰涩之处,较好地体现了原诗的风格,可见译者用心之良苦,功力之深厚。

二

李译诗的精彩毋庸置疑,但细究之下仍可以发现李译诗存在形式上韵律不足、个别内容错误以及表达上的欠准确等等问题。

其一,形式上韵律不足。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原诗共16段,每段皆为阴、阳相间(即ABAB)的交叉韵,毫无例外。李译看来还没有达到“多元互补论”提出的“最佳近似度”。笔者认为李译中有一点需要指出,有三点可以讨论。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段第二句和第四句末“也这样卷潮而来拍打残破石岸;她那娇小的脚迹”中的“迹”字,从韵律来看显然应是“边”字,疑为出版社打印或校对错误。可以讨论的第一点是,第六段第一句和第三句末的“辰”([chen])和“存”([cun])与第十二段中第二句和第四句末的

“昏”([hun])和“门”([men])，都是近音词，韵律上只能算是“破格”。既有破格，则不能视为“最佳”。第二点是，第十五段第一句和第三句末的“风”([feng])和“轮”([lun])，明显没有押韵。第三点是，第二段第一句和第三句末的“日”([ri])和“迹”([ji])、第八段第二句和第四句末的“去”([qu])和“曙”([shu])，以及第九段第一句和第三句末的“时”([shi])和“极”([ji])，其中的韵母都是同形不同音，字面上看不出来，只有把汉语拼音标出来读者才能注意到其韵母同形。但韵源于“音”，“形相同而音相异”与原诗韵律不符，恐怕也不能算作押韵中的“破格”。

其二，内容上有个别错误。原诗第五段第二句 rivage charmé 中的 charmé 是“被迷住的”意思，表示被动意义；“迷人的”则表示主动意义，法语是 charmant。李译为“迷人的”，与原意“被迷住的”词义正好相反；“景色迷人的岸边”只表示“岸边”景色秀丽，并无“灵性”，也与诗人的原意相悖。诗人从第二段“湖水呀”开始，在全诗中将自然景物拟人化，进而与具有灵性的湖光山色对话，向大自然吐露情怀，“被迷住的湖岸”和“屏息静听的水波”都是拟人化的表象，而将大自然拟人化，正是《湖》有别于传统抒情诗的标志之一。

同一段三、四句中，原诗 la voix qui m'est chère Laissa tomber ces mots 的意思是“我那心爱的声音发出了这番话”，李译为“那声音字字句句扣在我的心房”，与原意相去甚远，很值得研究。“那声音”是什么声音？按照李译，“那声音”显然与诗人无关，是一种外来的声音令诗人激动，扣在了诗人的心房。读者对李译稍加分析即可发现，这一句和紧接着的第六至九段的内容有矛盾，因为从“那声音”说的内容和第九段“我们是百代过客”中的“我们”二字，可以看出“那声音”明显与诗人有关，并非“天籁之声”。笔者认为，“那声音”，即诗人在向大自然倾诉情怀的过程中出现的第二种声音，可从两个层面解读。从表层看，法语中“声音”是“阴性”，代表女性，“我那心爱的声音”就是“我那心爱的‘她’”。“那声音”表示诗人在孤独、忧伤之极产生的一种幻觉，仿佛“她”——诗人的恋人——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诗人面前，仿佛是“她”在诗人身边说出了这番话，突显了诗人对恋人深深的怀念之情。从深层看，“那声音”从第六段“光阴！”开始，到第九段“过客”结束，所说的话体现了从“祈求”到“醒悟”这样一个过程。祈求什么？祈求光阴“且莫匆匆流逝”。醒悟到什么？醒悟到“珍惜这千金一刻……我们是百代过客”。这一过程道出了岁月流逝，人生苦短，“我们”无可奈何的感叹。而“我们”的感叹正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叹，是诗人对人生的一种理性认识和哲理性思考。拉马丁在 1847 年《沉思集》再版序言中说得明白：“我表达的是我自己本身……这是我的心在叹息，在哭泣。”因此，“那声音”实际上是诗人的心声。“忽然响起一串人间少有的话语”只是一层“神秘”的面纱，而神秘感正是法国早期浪漫派诗歌的特征之一。基于此，第五段若作如下修改或许更贴近原意：突然，一阵世间莫名的声音传来，/在痴迷的湖岸回荡，哀婉缠绵；/水波屏息静听，那声音，我的爱，/发出这番感叹。

其三，表达上个别地方欠斟酌。李译最后一段第二句末的“矇矇”二字虽颇有文采，使人联想到元袁士元《游东湖醉中歌》“兴尽归来月犹在，盘礴解装春矇

矇”的佳句，但“矇矇”稍嫌生僻，不像拉马丁的语言风格，且“矇矇”通常表示“浓郁”的意思，而原诗 Que les parfums légers de ton air embaumé 中的 les parfums légers 的意思是“淡香”，即“幽香”，用“矇矇”来表示“淡香”的状态就有些矛盾，虽然法语确有“矛盾修辞法”(oxymore)，但诗人在本诗中并未采用。李译作此选择，很可能是为与“相爱”押韵使然。

参考文献：

- [1] Lamartine. Méditations Poétiques [M]. Paris : Editions Larousse, 1946.
- [2] 法国浪漫派作品选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495 - 498.
- [3]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270, 232, 207.
- [4] Lamartine. Les grands auteurs romantiques du XIXe siècle [EB/OL]. <http://romantis.free.fr/index.html>; Biographie d'Alphonse de Lamartine, www.geneattic.com/franche-comte/lamartine/histoire/adlbib.htm, 2004-10-12.
- [5] 范存忠. 英国诗人论诗的翻译 (翻译通讯)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 [6] 郑克鲁. 法国诗歌史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106.

附:《湖》的原文和李译对照

Le Lac 《湖》
Ainsi, toujours poussés vers de nouveaux rivages,
由着这滚滚波涛不停地流向远方,
Dans la nuit éternelle emportés sans retour,
一直把我们送往冥冥无尽的长夜;
Ne pourrons-nous jamais sur l'océan des âges
我们朝朝暮暮航行在岁月的海洋
Jeter l'ancre un seul jour ?
竟不能稍有停歇?

ô lac ! l'année à peine a fini sa carrière,
湖水呀! 光阴荏苒, 应是去年今日,
Et près des flots chéris qu'elle devait revoir,
我曾与她相约: 重游旖旎的湖畔;
Regarde ! je viens seul m'asseoir sur cette pierre
如今湖山依旧, 哪里有她的踪迹?
Où tu la vis s'asseoir !
只剩我独坐岸沿。

Tu mugissais ainsi sous ces roches profondes,
去年你也这样在峭壁下喧嚣,
Ainsi tu te brisais sur leurs flancs déchirés,
也这样卷潮而来拍打残破石岸;
Ainsi le vent jetait l'écume de tes ondes
飞溅起浪花碎沫, 都付与风儿抛到
Sur ses pieds adorés.
她那娇小的脚迹。

Un soir, t'en souvient-il ! nous voguions en silence ;
记得吗? 那天黄昏, 我们潮上泛舟;
On n'entendait au loin, sur l'onde et sous les cieux,
远处天水相接, 我俩相对无言,

Que le bruit des rameurs qui frappaient en cadence
在一片沉寂中只有桨声轻柔,
Tes flots harmonieux.
击打水波激滟。

Tout à coup des accents inconnus à la terre
忽然响起一串人间少有的话语,
Du rivage charmé frappèrent les échos;
景色迷人的岸边传来声声回响;
Le flot fut attentif, et la voix qui m'est chère
水波屏息静听,那声音字字句句
Laissa tomber ces mots :
扣在我的心房:

“ ô temps ! suspends ton vol, et vous, heures propices !
光阴！你慢飞驰！宜人的美景良辰，
Suspendez votre cours :
宜莫匆匆流逝！
Laissez - nous savourer les rapides délices
让我们细细品尝这稍纵即逝的温存，
Des plus beaux de nos jours !
此生的赏心乐事。

“ Assez de malheureux ci - bas vous implorent,
世上多少不幸人为苦度光阴嗟叹
Coulez, coulez pour eux ;
你快快为他们
Prenez avec leurs jours les soins qui les dévorent,
流走漫漫岁月,荡涤无限辛酸;
Oubliez les heureux.
莫管那幸福的人。

“ Mais je demande en vain quelques moments encore,
我苦苦请求良久,光阴置若罔闻,
Le temps m'échappe et fuit ;
只顾悄悄流去。
Je dis à cette nuit : Sois plus lente ; et l'aurore
我还央告良宵:不要匆匆天明。
Va dissiper la nuit.
奈何东方欲曙！

“ Aimons donc, aimons donc ! de l'heure fugitive,
良宵岂可虚度? 爱恋须及时,
Hatons - nous, jouissons !
珍惜这千金一刻!
L'homme n'a point de port, le temps n'a point de rive ;
人生本无归宿,岁月浩茫无极,
Il coule, et nous passons !”
我们是百代过客。”

Temps jaloux, se peut - il que ces moments d'ivresse,
光阴呀,你莫非嫉妒我们幸福,
Où l'amour à longs flots nous verse le bonheur,
不容我们久久地在爱恋中沉醉?
S'envolent loin de nous de la même vitesse,
甜美销魂的时刻怎能同悲愁凄苦

Ne nous les rendra plus !
一样迅速地离飞?

Eh quoi! n'en pourrions-nous fixer au moins la trace?
怎么? 竟然留点梦痕,都不许可?
Quoi! passés pour jamais? quoi! tout entiers perdus?
往事只如烟云,过眼终成虚话?
Ce temps qui les donna, ce temps qui les efface,
光阴,你给我们幸福,却又为何
Ne nous les rendra plus?
让幸福消逝于刹那?

Eternité, néant, passé, sombres abîmes,
永恒,空虚,往昔,茫茫无底深渊,
Que faites-vous des jours que vous engloutissez ?
你们吞没了人间多少朝夕晨昏!
Parlez : nous rendrez-vous ces extases sublimes
试问:你们夺去我们的极乐至欢,
Que vous nous ravissez ?
何时归还我们?

ô lac ! rochers muets ! grottes ! forêt obscure !
湖呀！沉默的岩石！山洞！阴郁的森林！
Vous, que le temps épargne ou qu'il peut rajeunir,
岁月对你们有情,你们永不衰老,
Gardez de cette nuit, gardez, belle nature,
我请你们为证,美丽的自然风景,
Au moins le souvenir !
记住我们的良宵！

Qu'il soit dans ton repos, qu'il soit dans tes orages,
你或风平浪静,你或怒涛澎湃,
Beau lac, et dans l'aspect de tes riantes coteaux,
美丽的湖呀,山坡明媚,青松荫浓,
Et dans ces noirs sapins, et dans ces rocs sauvages
岸石峥嵘。愿甜蜜的回忆长在
Qui pendent sur tes eaux.
这湖光山色之中。

Qu'il soit dans le zéphyr qui frémit et qui passe,
愿那习习吹来,飘飘而去的微风,
Dans les bruits de tes bords par tes bords répétés,
愿那岸边响起,岸边回荡的声音,
Dans l'astre au front d'argent qui blanchit ta surface
愿那以淡淡银辉铺洒湖面的月轮
De ses molles clartés.
都铭记往昔情景。

Que le vent qui gémit, le roseau qui soupire,
风儿在呜咽哀吟,芦苇叹息哽噎,
Que les parfums légers de ton air embaumé,
湖上空气清新,飘荡着幽香暖暖,
Que tout ce qu'on entend, l'on voit ou l'on respire,
愿眼前听到、见到、闻到的这一切
Tout dise : ils ont aimé !
都说:“他们曾相爱”。